

散文中国

San Wen zhongguo

精选

趁一切都还来得及

杨献平 主编

An illustration of a child with a red face, wearing a brown hat and a blue and red striped shirt, sitting on a rock by the sea. The child is blowing a large, colorful bubble. The sea is blue, and there are other colorful bubbles in the sky. A white rectangular box is placed over the child's lower body.

有些东西，不管你再怎么执著，
上帝都会有办法让你松手的。

散文中国

散文中国
San Wen zhongguo

精选

趁一切都还来得及

杨献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趁一切都还来得及 / 杨献平主编.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8

(散文中国精选)

ISBN 978-7-201-08243-1

I. ①趁…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567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0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1.25 印张

字 数: 120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目录 Contents

像群山一样绵延	龙章辉
在那秧苗盛开的地方	徐淑红
老街	张 谋
齐镇	张 谋
落屋	张 谋
老湾	红茶花
梦里村庄	老 鱼
陕北的土窑洞	杨涵茗
剃头匠	吴垠康
下杜村	赵宏兴
乡愁	张 恒
乡村的味道	石志藏
故乡茶情	石志藏
故乡的芦苇	孙国华
别人的故乡	孙国华
赵庄影像	张克奇
村口的月亮	张克奇
消失的村庄	武 稚
青龙河	于静梅
家乡的照片	于静梅

95 92 88 84 73 68 65 63 60 47 45 40 36 27 25 22 18 15 11 1



目录

Contents

住着老黑松的村庄	辛贵强	99
游弋在陈州的梦	董素芝	108
泉州路远	董素芝	115
故乡往事	杨明学	120
故乡的消息	刘学刚	125
老去的房子	韩文友	130
渐行渐远的故乡	祖克慰	135
那些植物,那些人	宋烈毅	141
春天,剑江亮了	李晓妮	144
酱菜园	王 琰	148
如梦的乡土	董竹林	155
故乡的秋收	董竹林	158
故乡的另一种情感	董竹林	161
太行深处朱庄村	董竹林	164
乡村电影记忆	徐水法	167
老枣树	韩冬红	172



像群山一样绵延

龙章辉

1

正屋四排三间，坐南朝北，两侧各配一栋厢房——这是一座十分普通的院落，说它普通，因为在湘西南，在沙田村，它与别的农家院落一样，鸡飞鸭叫、炊烟袅袅，没有任何不同之处。这是我家三代居住的老屋。民国三十年，我的爷爷奶奶携着他们的三子四女，从巫水流域一个名叫游家湾的缙缢之地逆流而上，辗转来到这里。虽然我已无从揣摩他们当时的心境，但可以肯定的是，像屏障一样耸立四周的群山给了他们地势上的安全感，使他们以为可以借此摆脱乱世的动荡和危机的追索。虽然日后并没有如愿。但他们终于在这里安定下来，养儿育女、勤俭作息。数年后，三个儿子枝繁叶茂，筑巢引凤，衍续起生命的咏叹长调；四个女儿也羽翼丰满，相继飞出屋檐，栖向各自的命运枝头。

我的爷爷身上，保持着一介落魄书生所固有的本色。他天明即起，焚香沐毕，便展卷晨读。朗朗书声与阵阵鸟鸣在晨光中互融，使沉寂的大山平添了几许生动。在初来沙田的日子里，爷爷用这种优雅娴静的生活姿态暂时掩盖了天性里的桀骜张扬。白天，他谦卑地跟着肩担荷锄的奶奶，在田间地头勤勉地垦覆与种植着一个个平常的日子。闲时，他眯着眼，像一个小心翼翼的财主，在儿女们成长的拔节声里，窃取与收集着光阴罅隙里漏下的点滴欢乐。他目光淡定、性情隐忍、步履沉稳地行走在沙田村的田畦与山林之间。

即便如此，大山厚重的雾霭仍然裹藏不住爷爷身上的浓浓书香。不久，他一手遒劲的柳体字便张贴在家家户户的门楣柱面。他被越来越多的人请来请去，择吉地、踏吉穴，蒙昧已久的罗盘又在沉寂的地脉



趁一切都还来得及

深处熠熠生辉……

渐渐显露的生活亮景勾起了爷爷对逝去的家族荣光的追慕。他常常在暗夜里为家族的蒙尘辗转反侧，决心在此重振龙氏门风。于是，他一改低调的生活姿态，运用自己对世事人情的练达，频繁亮相于当地各类事务及公益活动中。爷爷精通文墨，更兼一副侠肝义胆。甫经显露，便使得人们交口称誉。因而，家里虽穷，爷爷的脸面却很足。常有土著乡绅附庸风雅，邀他吟风弄月、谈古话今，爷爷也乐于应酬。有时家中甚至揭不开锅，他却波澜不惊，照旧在那里谈笑风生。至今，我仍然能从老辈人的口里，领略到爷爷当年的儒雅风姿。

嫉妒是人性里的一味毒药。当太多的荣光悬挂于我们这户外来户的门楣时，本地一些狭隘小人便暗中忌恨。其中以保队副李荣为最甚。在当地，李荣是出了名的恶人。他一贯倚官仗势，横行乡里。他可能早就对我们家蠢蠢欲动，欲伺机加害。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加速了李荣恶行的实施。

本村有一美貌女子香草，与同乡肖二毛已订婚约。保队副李荣也垂涎香草美色，欲仗势夺人所爱。肖二毛与之辩理，哪知李荣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对准肖二毛。适逢我爷爷路过，见状冲上去将李荣的手臂一抬——“砰”，一发子弹射向了天空。鉴于爷爷的名望，李荣不便当面发作，只好悻悻而去。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李荣转弯抹角、费尽心机，终于弄清了我爷爷挈妇将雏隐匿山林的真正原因——躲避国民政府的兵役。于是，他上下串通、狼狈勾结，一张编织精密的黑网悄悄撒向我们家……

民国三十五年的除夕没有雪，空气中游移着浓郁的年关气息，四周山林里不时传来欢快的爆竹声。爷爷一早起床，便领着儿女们贴“对子”。“对子”即春联，爷爷头夜写好的，家里的每根柱子、每条窗框上都要贴。被风雨剥蚀了一年的木屋红红地亮堂起来，方显出过年的喜庆。这是脸上的功夫，再穷的家庭也是要下的。

这时，西边山褶里迤迤出两个人影。近了，人们才看清是镇政府的两个大兵。两个大兵各挎一杆长枪，径直朝我们家走来。

厄运总是这样突如其来，在人生的某个隘口兀地从天而降，将既



有的生活秩序彻底颠覆。在弄清了爷爷已经被抓去当兵后，全家人哭作一堆。爷爷是家里的顶梁柱，此一去关山重重，战火纷飞，生死难料，奶奶一介女流，怎能养活膝下的七个儿女？

在全家极度的悲戚中，年方十四岁的伯父悄悄揩干眼泪，坚定地站了起来。他尾随在爷爷身后，决心效仿前朝花木兰，去替父从军。

在国民党县党部，伯父的阔眉粗骨以及眉宇间坚定的神情使县长熊为奇轻易就相信了他谎报的十八岁的年龄。熊县长恩准了伯父的请求。伯父大喜，宽大的军装怎么也裹不住内心的激动，仿佛他不是去赴生离死别的战场，而是去赴宴。伯父随部队转战沂蒙山，多次与死神擦肩。徐蚌会战，他混迹于溃军中，提着一口气奔逃千里。数月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他终于摸到了家门。伯父的生还使全家喜出望外，爷爷赶紧焚香祷告，自不待言。伯父的这次少年壮举拯救了整个家庭，而他遇事的果决明了和强大的消磨苦难的意志，使他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身处何方，都一直充当着家庭的脊梁。

爷爷被替换回家后，为了保全家庭，为了避免再次遭人暗算，他主动出山，结交县乡官僚，谋取地方职位。他参加过八路军，当过保长……在爷爷看来，其所作所为系情势所逼，不关乎书生节气，自然无可厚非。然而，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恰巧是这一切为未知的前路埋下了绵延的祸根。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海孤岛。因为在国民党阵营里供过职，爷爷戏剧性地成了人民的对立面——他被划为“四类分子”，并被判处劳动改造，由体面的绅士变成了被管制对象。囚车隆隆地驶出深山，栅窗上冷漠的铁条将窗外的山河分割成碎裂的块片。等到窗外的颜色渐渐地由绿变黄了，便意味着囚车过了长江又过了黄河，车轮滚滚碾轧在大西北苍凉的黄土地上，家园与亲人变得像梦幻般遥不可及。爷爷心如止水，万念俱灰。从此，在长达三十年的漫漫岁月里，除了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接受劳动人民的监管和改造，他再也无法掌控自己及家庭的命运，好像一叶无根的浮萍，茫然无依地漂浮在命运的滚滚洪涛上。



2

我的父亲腼腆、羞赧，从小就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因而深得伯父喜爱。倘若不是出身于“四类分子”家庭，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当负笈求学的懵懂时光像一列严重晚点的火车，哐啷哐啷地驶入人生的车道时，他已然进入了稻麦扬花的青年时期。

爷爷被押送大西北后，身为长子的伯父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担。他与奶奶、伯母每日起早摸黑，把青春年华隐设在无尽的劳作中。他疲惫的身影潜入到漫长的艰难岁月，成为弟弟妹妹们拔节成长的沃土和自强不息的天空。

由于家里人多粮少，我的父亲上了几年初小后，便执意辍学，给伯父当起了帮手。

1956年夏天，刚收割完的早稻田正在蓄水，等待犁耙耕耘。伯父看着挥锄引灌的弟弟，一股愧意涌上心头。他觉得不能全家人都在泥里滚，一定要想办法让弟弟重返校园，读书成才，跳出农门。兄弟俩显然经过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是我的父亲打起背包，以18岁的高龄，进入县城长铺镇高级小学就读。两年后，20岁的父亲考入县一中。1956年秋到1961年夏的这段时光，是父亲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岁月。他不止一次地在我耳旁喋喋不休。我知道，那是父亲一生里青春的放纵，是盛夏久旱中偶降的甘霖。

初中毕业，父亲在本乡余家村小学做了一名民办教师。那里离沙田村不足十里，虽然山水相连，但山势却更加突兀。余家小学坐落在双江河边一处高岗上，每当钟声当当地敲响时，仍然会有学生从不同的山褶里满头大汗地奔跑而来。每日，父亲夹着课本，从居住地穿过一路金黄的油菜花来到教室。他的身上除了沾满新鲜的晨光和浓郁的油菜花香外，还粘贴着一双波光粼粼的目光。那是一位姑娘的目光。那位姑娘后来成了我的母亲。

从上学到任教，父亲基本遂了伯父的意愿，走在伯父的希冀中。其时“瓜菜代”已经开始，饥饿正狂飙着席卷华夏大地。作为“四类分子”



家庭,我们家比别人家更为艰难。由于多日粒米未进,奶奶已饿得连续七天高烧不退。弟弟妹妹们一个个黄皮寡瘦、萎靡不振。伯父伯母急得抓耳挠腮、一筹莫展。父亲再也无心教书,他决心与全家共渡难关。他自作主张辞掉工作,卷起铺盖回了家。其时伯父正从田间劳作归来,一见弟弟的模样,什么都明白了。他恨铁不成钢,一记耳光将弟弟打翻在地。打完后又心疼地扶起弟弟,兄弟俩抱头痛哭。而后就寂然无语地坐在田埂上,看久旱无雨的长天,看远远近近的群山……良久的沉默后,兄弟俩相视一笑,牵手而起的一刹那,身体里的关节处铮铮作响,一股久违的力量重新回到身上。后来父亲跟我说,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颓废。人活着就是要有精神。但我至今仍然认为,是伯父的坚强影响了父亲。

等到爷爷刑满释放回家,等到“瓜菜代”终于过去,历尽磨难却依然气宇轩昂的伯父毅然走出深山,打铁放排、摆摊贩货,在命运长河里操桨泛舟,最后竟混成了一名国家公职人员,成了我们家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这种人生角色的转换更加奠定了伯父在整个家庭的地位。在我的记忆里,每遇家庭不和,爷爷便要差人找来伯父,让其好言相劝、严辞相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直到矛盾平息,全家人欢颜以对,伯父才放心离去。每次伯父离去时,我都要跑出家门,望着伯父的背影渐行渐远,直至融进群山的褶皱里。伯父走后,无边的落寞惆怅在黄昏时刻升起,暮色迷蒙、山影沉重,对家族亲人的依恋使我在如烟的雾霭里黯然神伤。显然,敏感与多愁使我的性格并没有烙上大山的刚毅与坚定,这一点在我成年后有了更明显的凸现。这是我命里的一道灰色,也是我与从小厮守的大山不相匹配的地方。

爷爷回来后,沙田村阶级斗争的气焰日益高涨。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尊称爷爷为“大爷”或“大叔”,而是叫他“海佬佬”,语气里充满鄙夷。农闲里,夜静时,随时会有一伙人冲进我家,将爷爷拖出去,戴上高帽子四处游斗。更有甚者,我的二姑父也和我们家反目为敌,用比别人更为残酷的手段与我们家彻底划清了界线。在一个令人气闷的中午,我的二姑最后看了一眼门外热辣辣的阳光和阳光中青烟直冒的世界,绝望地将脖子伸进了屋梁上早已悬挂好的索套中。



父亲越来越沉默。繁重的劳作和社会地位的卑贱使他身上的书卷气日渐消退，肌肤上隆起了一股一股的小丘。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用母亲的话说，父亲在家里“就像一个阎王一样”。由此可见，他的性格里其实不乏刚烈的元素，但门外强大的高压气流又使他不得不委曲求全，他在外谦卑、恭顺，处处让着别人。地域的褊狭使父亲固执地认为，山外的世界肯定比这里好，伯父的背影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甚至抱怨爷爷，当年怎么就来到了这样一个鬼地方。其实在那样的年月，我们这样的家庭走到哪里都是处于危险的边缘。

也许是性格使然，父亲心里总是纠葛着许多无法释怀的东西。在胸怀上，他比爷爷和伯父要略逊一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胸腔里郁积起越来越多的乌云——这剜不掉的死结，坚硬、沉重，使他一生压抑。

20世纪70年代末，人性解放的春天终于来临，新时代的春风开始吹拂华夏大地。我的爷爷与千千万万具有相同命运的人一道，摘掉了戴在头上几十年的帽子，重新获得了作为人而应有的自由与尊严。同时，改革开放以后，被禁锢的种种乡村礼俗又在农村勃然兴起，深谙此道的爷爷又成了方圆之内颇受尊重的礼俗先生。那些曾经骑在爷爷头上拉屎拉尿的人又改称他为“大爷”或“大叔”了。爷爷心胸开阔、不计前嫌，仅仅一句话就消解了几十年的仇怨。父亲知道后勃然大怒，痛骂爷爷好了伤疤忘了疼，“他们过去是怎么整你的？如今有求于你了，就像哈巴狗一样摇尾巴了，不要脸！”骂得爷爷连连噤声。

父亲与爷爷积怨日深，最后竟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他固执地认为爷爷一生都只顾自己的脸面，对家庭没有尽到责任，如果不是伯父替他挑起重担，全家人早就饿死了。父子俩经常因为什么事便大吵大闹。其时伯父已携妻儿迁回故地游家湾定居，他知情后深感忧虑。为缓和矛盾，他提出将爷爷接到他那里去居住。谁知爷爷死活都不肯离开相守了几十年的老屋。他说他不走，他就住在这里，话音刚落眼圈就红了。直到奶奶去世，他才依依不舍地跟着伯父走了。爷爷为奶奶踏穴下葬，故意留了半个穴的位置，说这一半留给他日后来陪伴奶奶。

爷爷终于没有回来。他死后葬在三十里外的一处高坡上，坟头朝



着奶奶的方向。横亘在中间的,是比距离更为强大的虚空。

后来我梦见爷爷,他背着手站在老屋门口,身旁粲然着他亲手栽下的那苑月季,花光灼灼,所有的苦难都被隐没不现。我由此常常思及人与地域的关系。哪怕这片土地给予他的全都是苦难,哪怕他曾经多么恨它,到头来却仍然深恋着它。比如那些饱受洪灾之虐的人们,被洪水屡屡冲毁家园却决不会异地重建。这种血肉相连的依恋,是否是恋母情结的另一种呈现形式呢?

3

对于父亲而言,我是他的一个梦。他希望他的命运不要再在我的身上延续。

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他常常跟母亲这样念叨。因此,父亲对我的管教是非常苛刻和严格的。

“攒劲读书,离开这里,去外面做大官,免得被人欺负!”

“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家里卖鼎罐也要供你!”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

以上是我记事起便回荡在耳边的家庭教育。我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会受到这样的教育。从我出生的那天起,一个家族复兴的梦想便在我身上悄悄谋划。我的童年太沉重,几乎没有过欢乐。成群结队的孩子在篱笆外奔跑、嬉戏,没有人会注意到篱笆后面那双红肿的眼睛。

我与沙田村非常隔膜。我几乎没有融入到村里的人、物、事中去。“离开这里”的目标使我像一条孤独的单轨,生命时光与村里的四季枯荣构成了平行的延长线。我们相互对视着,又本能地拒绝着。而我在拒绝丑恶的同时,也拒绝了友善与关爱,甚至拒绝了大山的刚毅与坚定。我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少年时光:“……限制来自于父亲,他几乎不允许我随便去别人家玩。即便去,也得在他的带领下,选择他认为可以去的人家,且不许我随便与人说话。稍稍有违,便会十分严厉地训斥。父亲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家庭稍有不



慎就会招来横祸。后来我把父亲的做法理解成他对现实的一种妥协和畏缩。阶级斗争的如火如荼使我的父辈深陷在老屋的幽深里，感喟岁月的漫长。这种限制对一个少年的心理成长无疑是极为有害的，以致于我从小就缺乏抗争现实的勇气，变得孤独而内向。更多的时候，我孑然一人，伤感地倚着篱笆，手托下巴想象着山外世界的美好……”

然而，在我成年后的记忆中，童年的沙田村却是如此的清新美好——造物主携万水千山奔腾到此，兀地滞住脚步，圈出一敞平阳和百十缕人间烟火；一年四季，在铺黄陈绿的田野上空，交织着四周山林里扑哧而出的鸟语花香；双江河清澈迤迳，从南面的山深处来，将沙田村一分为二后，一折弯奔西而去，水浅处，大大小小的卵石拱出水面，在阳光下泛着黄铜的光泽；而雨后的双江河却更见一番景致，蒙蒙白雾自河中泛起，如丝，如烟。

上中学时，我试图在地图上寻找沙田村的名字，结果是失望的。地图上，一个县只占一个点，万千律动与景象才定格为一个区域名。有多少故事被省略啊！弯弯绕绕的行政区划线内，数不清的有名无名的村庄、田园、山峦与河流挤在里边，咿咿地叫唤、踢踏、奔腾着……

我终于离开了这里——1987年8月2日清晨，一辆鲲鹏牌自行车载着彻夜未眠的我，在乡村公路上飞奔。清晨的山林风凉露重，路边的稻田刚被朝阳抹上橙色。就在那个初秋的早晨，我像山林里坠下的一枚果子，骨碌碌地一口气就滚出了沙田村，滚进了县城长铺镇。我从此“拱出田坎脚，吃上国家粮了”！这话是父亲头夜说的。父亲显得很开心，几乎与我说了一夜，说他如何在苦水里泡大，如今好了，我不再过他的苦日子了。父亲说得我哈欠连天又说得我热血沸腾。

我的县城生活基本上由两点一线构成——从沿河路到工业街，又从工业街到沿河路……早晨八点，那间宁静的办公室被准时推开。勤勉与谨慎，使我倾注于眼前的一沓文件资料；一张来访者的菜青色的脸，又使我感觉到责任，以及手心里可能派发的一小缕阳光。而在白昼尽头，在沿河路一栋简朴的楼房里，精神的太阳从一张洁白的稿笺上兴起。我，一个耽于幻想倦于跋涉的书生，在喧嚷的城市声中，夜夜聆听到沙田村遥远的虫鸣和蛙声。蛙声如雨，我看见洁白的稿笺渐渐地



浮为荷叶了,我看见我的心一蹦就蹦到荷叶上,呱呱呱呱地吐出大口大口的诗句……

其实,在县城,我一直找不准生活的感觉。我活得越来越不像个城里人;而在沙田村时,我不事稼穡,又不像个农民。我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县城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让我深深失望,利益成了人们之间发生关系的唯一纽带。我甚至怀疑自己当初追求的正确性。在深度的寂寞和苦闷中,我寄情于写作,渴望在文字里找到一个别样的精神故乡。我仍然不自觉地沙田村视为这个故乡的唯一载体。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倒退还是一种回归。

跨入新世纪后的某一天,我惊奇地发现,我的散居在远山近水的同族兄弟姐妹们,忽然齐刷刷地聚集于县城,占地摆摊、租房开店……他们以山里人特有的勤谨坚韧,脚踏着谋生于城镇的矫健步伐。更令我惊讶的是,他(她)们一个个很快就褪淡了青青山色,涂抹上浓浓的市井气。他(她)们一忽儿四散在县城的一个个角落,一忽儿又聚集于某一家的麻将桌上,模仿着城里人的语气,咒骂城管的刁难,嘘叹背时的手气。幼小的儿女穿梭于他(她)们中间,在他(她)们疲惫而松弛的脸颊上读取着或明或暗的生活之光。

世事代谢,时过境迁。如今乡里人进城只是脑海里一闪念的事,而我的父辈却耗费了一生。生活是多么的不公啊!可以想见,我的兄弟姐妹们仍然不会满足于地远心偏的县城,若干年后,必有人徙往省城甚至京城。因为从狭义上讲,人类的发展史其实是一部迁徙史。一个家族如此,一个民族亦如此。现实和地域的围困使人永远不会安于现状。但谁又能想到,时空却用比地域更为强大的力量,对人类的奔突实施着永远的合围。时空的力量无数次地向人类彰显着一个坚如磐石的道理:人啊,任你有千求万欲,任你已成王成相,到头来终归要化入茫茫虚空。从这个角度看,享受简单而自在的生活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

我的父亲好像有所彻悟。他在晚年一心向佛,每日必在房中打坐,沧桑的脸庞一派清明,几无烟火之气。他不再在我身上继续描画家族复兴的宏伟蓝图。虽然他历尽辛苦,终于在县城置地造屋,离开了给予他太多噩梦的沙田村。华堂落成之日,他满脸喜气地领受着四方亲友



趁一切都还来得及

的恭贺，得意与庆幸溢于言表。然而，就在临死前的那一年，他突然义无反顾地辗转跋涉于沙田村的山山岭岭间，焦急地寻觅百年后的安身处所。显然，山外的世界并没有给予他暖衾般的归属感。如今，父亲已安然躺在了村里一个叫名野鸡湾的山岭上。墓地四周，蓊郁着大片油杉。山风过境，掠起阵阵林涛，如潮如鼓，拍地惊天。

我们全家在县城定居后，不断有沙田村的乡亲来问我们家的老屋卖不卖。问的人说法都一样，你们如今进城了，老屋不可能再住，现在卖还能值几个钱，以后屋朽了就卖不上价了。明里这样说，暗里却相中了我们家宅地的风水。父母拿不定主意，征询于我。我坚决不同意卖。理由很简单，水流到哪里，也不会折断自己的源头。如今，老屋仍然蹲在村里，守望着门外那一大片春华秋实的稻田和不远处绵延起伏的群山，听任山风将大地隐秘的喜悦与疼痛四处传扬。



在那秧苗盛开的地方

徐淑红

秧畈，一个四周盛开秧苗的村庄。

19岁之前的我，除了在学校，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我从小就生活在它边上的一栋房子里，房子的右边就是青青的禾苗，一望无际，直到天边与远山相融。虽然过了这么多年，看过那么多奇异美丽的风景，那大片大片的青青的禾苗，和这秧苗之海的尽头的远山，一直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一条清亮的小河从村头蜿蜒而行，和另外一条稍窄些的小溪一同几乎把整个村庄抱在怀里。河水很清，水里有光滑柔软的水草，在夏季的傍晚，它们和这清澈的河水一同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身体。水里有活泼可爱的小鱼，在一旁等妈妈洗衣服的我一次次用手小心翼翼地捧起它们，它们一个个却都一次次成功地逃脱，我好像听见它们在水里哈哈大笑，把我气坏了，也把我乐坏了。河边有两棵硕大的枫杨树，弯着身子俯在水面上，给妈妈和在河边洗衣的村妇们带来了惬意的清凉，也带给我一个童年的乐园。小河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希望，有它的滋润这片田野才如此肥沃，就像那首著名的歌里唱的那样，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不仅美丽，而且富饶。我的村庄可以称得上是个富裕的村子。从我有记忆以来大队部就是一幢两层的楼房，楼上有一张宽大的乒乓球桌，后面还有一个宽敞的戏院，雨天里可以放电影演戏，紧挨着大队部的戏台，原来是个旧的，在我小学时村里就修了个崭新的，可以说金碧辉煌，外墙和里面的板壁上各种人物栩栩如生，附近村庄的人都羡慕死了，听说还有外国友人来参观了。村里的主要通道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修了水泥路面，好像也是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先富起来了，盖起了楼房。

我常常站在院子的西边凝望这片秧苗盛开的田野。当然它不是只有绿色，也不只是秧苗，从浅绿到翠绿，从浅黄到一片金灿灿，从幼小



的秧苗到粗壮的禾苗再到沉甸甸的稻穗，田野上忙碌的身影也有变化，衣衫从厚到薄，手里的工具从犁到耘棍，再到镰刀、谷箩、独轮车。我家没有稻田，但亲戚家都有，每到放假时父亲便要我们去帮忙，拔秧、插秧、收割还有打稻子我都参与过，最喜欢的是割稻子，尤其是秋天，赤脚踩在松软湿润的泥土上很是舒服。做得最多的则是帮忙收谷子，六月的天说变就变，刚刚还晴空万里，转眼间就乌云滚滚、雷声隆隆，我和兄弟们立刻扔下书本，中止正在进行的游戏，撒腿就往晒谷场上跑。晒谷场上一片忙碌，晒在麻垫（竹篾编成的长方形晒谷用具）上的谷只需扯起边角，谷子就到一堆去了，就可用簸箕装谷子倒进谷箩里。晒在水泥地上的则要先把谷子扫成堆，最后装的谷子泥沙多（水泥地上的尤其多），空壳也多，也明显，需要用簸箕筛掉，这活需要一点儿技巧，我学了很久才会一些。我还干过一种活，就是拾稻穗，虽然我很努力，还是只能勉强完成学校下达的任务。那时已经分田到户了，收割后的稻田里很难让我们有多少收获，有同学为完成任务在夜里去偷割别人家的稻子，有的干脆就从自家谷仓里搬一些到学校，得到的奖励通常是一条毛巾。关于集体时代，只记得每到阳历年（即元旦），我们就到生产队里聚餐，有麻糍，有大块肉，很热闹。队部就在我家附近，记得进门处一张桌子边总有个人在打算盘，其中一位就是我同学的父亲，斯文白净，可我们小学还没念完他就去世了，死于肺癌，据说是因为烟抽得太多。

一条省道从村边经过，便成了村里的街道，我们上街都说去马路上。马路上有供销社，出售糖果、蚊香、布匹等，有肉店，屠夫是一个穿白大褂的胖子，很神气的样子，后来有私人开的杂货店，还有卖油条、做豆腐的。作为商品的食品我们吃得实在太少，但地里有碧绿的各色蔬菜，我家院子里有粗壮的梨树，收获的季节常常要用装稻谷的谷箩装，自家吃不完，就挨家挨户送给亲戚和邻居，家家院子里都有枣树，还有用丝瓜、南瓜、茄子、柚子皮、橘子皮晒制成的各色小菜……童年的肠胃装满了“绿色”食品。

马路上没有什么吃的，更没有什么玩的，但泥地上、树荫下、田野上、小河里，白天、晚上，雨天、晴天，童年的游戏无穷无尽：西瓜棋、猪